

花が咲く時

／ 若蘭

「三日月，我送東西過來——三日月？該不會不在吧？」

鶴丸國永艱難地捧著十來捆的卷軸，朝著三日月宗近的房間四處張望。房間的紙門沒有關，裡頭各色高雅的擺設飾物一覽無遺，卻怎麼樣都沒見到三日月宗近的蹤影。今劍那小鬼分明說了三日月晚上都會待在房間，他這才挑在這時候把東西送了過來，卻沒想到還是撲了空。

手裡捧著的卷軸像是要反映他的心情似的搖搖欲墜了起來。眼見最上頭的那一卷就要跌了下來，鶴丸國永也顧不得禮節隱私，趕緊走進房內，讓卷軸遂其所願地撒了一地。他吐了一口氣，活動了一下被沉重的卷軸壓得有些麻木的雙手。人類的身體還真是奇妙啊，他看著自己蒼白的手臂，有些不可思議地想。顯現以來已經過了七日，這副軀體依然時時讓他覺得驚奇。

等手臂恢復原先的知覺以後，他盤坐在榻榻米上，將散落一地的卷軸重新整理起來，在茶几的旁邊堆起了一座小山。卷軸很有些年代了，聞著就像是斂藏著時光的氣息。說不定這些卷軸累加起來的歲月能與他的刃生差相彷彿。

整理完以後，鶴丸國永抬起頭。茶几上的一只花瓶向著他閃閃發光。那是一只晶瑩剔透的琉璃花瓶，有著如海一般的深邃顏色，卻又隱約透著清澈的光。花瓶裡插著七朵花，每一朵都有著漂亮的五重瓣，由裡而外逐漸染上美麗的藍，美得不可方物，比花瓶還要吸引他的目光。奇異的是每一朵花的顏色比例不同，大多都均勻地染著藍色，只在花心處殘存著一些白，有幾朵則是白色要來得多，僅在花瓣的瓣緣淺淺啣著一抹藍。

真美呀，鶴丸國永想。不知怎地忽然很想碰一碰那些花，就和他

一直想觸碰的那個人一樣。然而花就在眼前，那個人卻如同明月一般遙不可及，千年以來都只能是念想。

他伸出手，在指尖就要觸及花瓣的那一剎那，從身後傳來了那個人的聲音。

「收手吧，鶴丸。」三日月宗近說。

《試閱結束》